

【底层行走】

搭车

□张刚

“故乡的每个坟头下面，都埋藏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。”大众日报高级记者逢春阶，有一次在新书发布会上这样动情地讲述。

故乡的书写，情感总是深沉而热烈，仿佛那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，也同样刻满人们奋斗与抗争的故事，只是有些人的故事过于短暂而炙热。这让我无意中想起，曾有一条正青春的生命，意外地倒在车轮下面，散落在那曲折盘旋在故乡山头的乡间公路上。事故的起因，是搭便车。

故事的主人翁，是从乡下考进县城高中的小伙子，近一米八的大个，长相英俊，学习成绩也好。班主任喜欢他朴实精干，便给派了一个生活委员的活，学习之余组织同学们打扫卫生。学习刻苦又热爱集体，照这样读几年，应当有一个美好的前程。

那时农村娃进县城读书，是一个家庭的大事。县城高中没有集体宿舍，都是学生自己寻找店家，租间屋子，三四个同学挤在一面大炕上，房间地上每人有一个简易的炼油炉，架起小铝锅，自己做饭吃。真是家长苦供，孩子苦学。冬天天气寒冷，土炕没有柴火烧，就在化肥袋子里装上麦草，铺在裤子底下抵御寒气。

同学们一日双餐，都是煮点儿面条，在里面掺几块儿土豆。面粉和土豆都是从家里带来的，为了省那一两元钱的车票，就得自己骑自行车往县城驮。当地山大沟深，从乡下到县城，近则三四十里，远则上百里路。这些上学的少年们都把吃喝挂在自行车后座两边，一边半袋面粉，一边半袋土豆。上山一步步推行，只有到平路和下山时才能骑上赶路。

一般情况下，一个月学生娃们就要从家里捎带一次吃喝。这也是一项比较繁重的体力活，早晨从家里出发，中午才能赶到县城，几十里路，疲乏不堪。

但也有机缘凑巧的时候，就是顺手搭车。这搭车不是真正地坐上车，而是骑着自行车又抓住过路汽车，借力赶路。那时通往县城的公路上，经常有大卡车来往，拉粮食、拉木材，上山时和蜗牛一样缓慢地爬行。不知什么人发明了一手扶自行车把、一手抓住汽车尾部车厢的技术，借这劲儿让汽车把自己拖上山去。总之没有人经过专门训练，但这技术几乎当时乡下读书的男生个个都会。

这个高个的男孩自然也会，而且好像个子高，手臂长，搭车更有优势。搭了几次，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个技术。等汽车缓慢爬坡上山时，男孩紧蹬几下，从汽车侧面追赶上，自行车从车头超过汽车车尾一点，左手一把抓住车厢上一个凹槽处，右手扶稳车把，自行车便被“半挂”在汽车后侧，稳住方向，不费力气，便由汽车将自己拖上山去。

这一年冬天的一个周末，男孩子骑车从县城回家取吃喝，自行车后座是空的，但仍然要翻过这座山。这座山名叫老虎山，本身弯急路险，经常有车祸发生。但是年轻人就是胆子大，这次他同样盯上了一辆拉木材的大卡车，

顺利地搭上车尾。车爬到半山腰，在一个转弯处，正好遇到另一辆车驶下来。两车在急弯处交汇时，拉木材的司机向外猛打一把方向，车厢屁股向里一回又向外一甩。力量太猛，男孩子根本来不及松手，自行车前轮就卷进汽车车厢下面去了，男孩子脑袋也带着惯性撞到了伸出车厢的木檩条上，一下子连人带车失去平衡，又被车厢一别，甩了出去，摔倒在路基下的排水沟中。这一撞一摔，当场就不省人事。

卡车司机应该通过后视镜能观察到这情况，但是没有停车，爬上坡径直走了。幸运的是男孩被其他路过的同学发现了。那时没有电话，也不知从哪里去叫救护车。一位同学只能赶紧骑车赶路去报信。总之直到好几个小时之后，家长听到讯息才焦急地赶来。到了事发现场，男孩的生命已经消失了。北风刺骨，那个裹着棉袄的中年人和闻讯赶来的几位乡邻，给自己的孩子收拾后事。孩子父亲原本壮实的身板突然就佝偻下去了——一个家庭的天塌了。

那个年头也没有监控，司机也早开车走了，即使抓住司机，又该怎样判定事故责任呢？乡里人都叹息着说，这不怪人家司机啊，这是娃自己的命啊，怪娃自己的命不好，这么好的娃子，可惜了啊。啊！善良的乡下人，没有苛责孩子不遵守交通规则，也没有责怪司机逃逸，只是感叹这娃走得可惜了，要是不出事，准能考上大学光宗耀祖，那是一定的！

正因为过于危险，上山的司机最怕碰见搭车的学生，在后视镜中看到学生想追上来就狠踩油门加速，车尾冒起阵阵黑烟。但是汽车拉了满满一车货物，上山时气喘如牛，比人走得还慢，又不能停下车来撵人，只好在后视镜中随时观察，有时还把头探出来大声呵斥，有前方来车或要转弯时要使劲摁几下喇叭提醒一下。当然有的车把式带着一名副手，上山时会爬到车斗中，驱赶搭车的学生。

即使司机把头伸出驾驶窗高声呵斥，但仍有学生为了那一时的省时省力而甘愿冒险。那些年这样的悲剧也不止一起，还听说有一个同学命大，搭车时只摔破了头，还有一位摔断了腿。直到后来人们生活好起来了，家长们能掏出那几块钱的车票了，土豆面粉就通过公共汽车往县城捎；家境更好的，就在县城面粉厂买，这样的悲剧才不再发生。

教室里空了一个座位，很久就空着没有人去坐。书包还一直放在桌洞里。

临近期末了。有一天，一个满脸灰土的中年人来拿孩子的书包。满脸灰土中夹着悲戚，定是那孩子的父亲。在同学们默不作声的注视中，拿走了书和书包等各种东西，还有几张单元测试题——课代表每次发放时仍然放在那个桌位上，仿佛这同学请了长假，总有一天会回来坐在教室里——这些单元测试题，中年人也一并默默地拿走了。

教室里偶尔会少一个同学——有的当兵走了，有的招工走了，还有的突然被父母叫回家，结婚去了。

但这次这个座位，一直空了很久。

□杨建东

故乡情在每个人的心头上是不一样的分量。

1956年撤销凫山县(县治大坞镇)，家父调到微山县，从那时算起到我孙子辈已是“城四代”。家父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，对故土的亲情、思念是深入血液骨髓的。老家来人带来煎饼、花生，家父蹲在炉子跟前慢慢啃煎饼、剥花生往嘴里填，满嘴的故乡味、故乡情化作一股热量温暖了他全身的血液，故乡的黄土生长的庄稼最有滋味，这种味道复活了他少年时在田间稼穑的身影。他61岁病笃，打算回乡告别村庄告别乡亲告别人生，但没成行。不久，落叶归根，魂归故土。

乡音、乡情、乡思、乡愁仿佛四片浓云紧紧盘绕在我身上，使我的故乡情尤为浓重。每次回乡，遐思万千。脚下的黄土养活了列祖列宗，光亮的石桥重叠着祖祖辈辈的脚印，村中的小河滋润着一代一代的柳树，天上的太阳晒熟一茬一茬的庄稼。这些景物化作几股泉水日夜流淌在我心田，滋润着我的乡情之苗日益茁壮。祖先用过的清代吊簿、证件、木案，我精心收藏。发表了一些乡情文章，写老屋写古庙写古碑写祖茔写山水写星辰，千把字、几百字的小文凝聚着我浓重的乡愁。我几次捐钱助力村里的公益项目，族人说我不忘老家，常来老家，宣传老家，就是行头也和咱乡下一样。

儿子40多岁了，故乡在他心中只是“老家”二字，别无内容。老家有大事他也回去，我在一旁端详，他并未对黄土、草木、鸡犬表现出钟情、亲切的神情。闺女在滕州工作，但十几年也不回老家走走。他们小时候为了让他们记住故乡滕州，我扭他们胳膊，他们喊疼，就记住了滕州。

孙子上高中了，只知滕州有个偏僻的村庄是故乡。我想子女的故乡感情淡漠，怨我教子无方，那就礼教孙子吧。童年时听故乡的故事，孙子瞪着双眼感到新奇。大了，给他家谱叫他找自己的名字在第几页，他吭一声瞟一眼，接也不接。尴尬、无奈、失望像几股朔风交织一起向我袭来，当着儿媳的面我又不能骂不肖子孙，只好窝一边抽烟生闷气。

我多次试图把缕缕乡情变成蒙蒙细雨缓缓渗透子孙的心田，怎奈雨淋顽石一点也渗不进去，只能哀叹自己无能。我向族人倾诉烦恼，族人说小孩没在家乡长大，肯定对老家不亲。

我敢说不只我家这样，那些几代居住在外的家庭没二样。古人蘸着热泪写下流传千古、感人肺腑的思乡诗，作者皆是第一代离乡人，他们的子孙有哀艳的思乡诗流传下来吗？年轻人打小居住在外，任你金钩银钩也不能在年轻人的思维中勾起故乡情。

我无法摁着子孙的头叫他亲吻故乡的黄土，强饮故乡的井水，硬往他们细胞里灌输乡情，这个不光彩的锈锁谁也找不到灵验的钥匙打开它。故乡啊，你在游子的心头为啥分量不一样呢？为啥温度不一样呢？